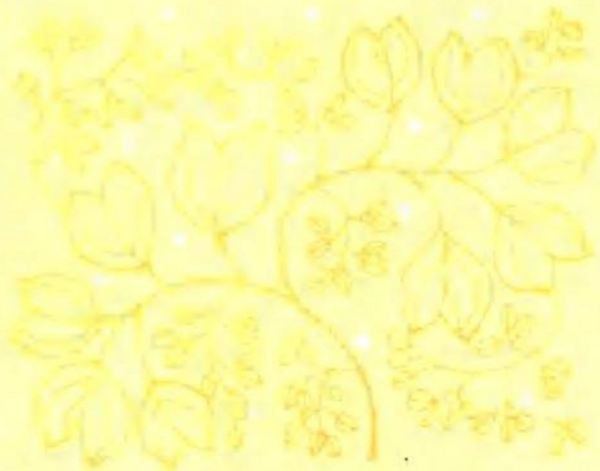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ZHONGGUO XIANDAIWENXUE ZUOPIN XUAN

下 册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下册)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下册)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125印张 355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460

统一书号：10072·728

定价：1.85 元

目 录

茅 盾.....	(1)
林家铺子.....	(4)
春蚕.....	(47)
雷雨前.....	(72)
白杨礼赞.....	(75)
谈鼠.....	(78)
叶 紫.....	(83)
丰收.....	(84)
沈从文.....	(133)
月下小景.....	(134)
臧克家.....	(149)
老马.....	(150)
罪恶的黑手.....	(151)
春鸟.....	(159)
蒲 风.....	(162)
茫茫夜.....	
——农村前奏曲	(163)
丰子恺.....	(170)
梦痕.....	(171)

艾 芜	(176)
山峡中	(178)
夏 衍	(196)
包身工	(198)
宋之的	(214)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215)
戴望舒	(223)
雨巷	(225)
我用残损的手掌	(228)
田 间	(230)
给战斗者	(231)
义勇军	(244)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245)
集体创作	(246)
放下你的鞭子 (街头剧)	(246)
张天翼	(257)
华威先生	(258)
姚雪垠	(267)
差半车麦秸	(268)
柯仲平	(284)
告同志	(285)
艾 青	(288)
大堰河——我的保姆	(290)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295)
黎明的通知	(300)

沙 汀	(305)
在其香居茶馆里	(307)
老 舍	(323)
断魂枪	(325)
邵子南	(334)
李勇大摆地雷阵	(335)
孙 犁	(367)
荷花淀	
——白洋淀记事之二	(368)
何其芳	(377)
生活是多么广阔	(379)
赵树理	(380)
小二黑结婚	(382)
李有才板话	(399)
李 季	(447)
王贵与李香香	(449)
袁水拍	(488)
主人要辞职	(489)
一只猫	(491)
发票贴在印花上	(492)
康 濯	(495)
我的两家房东	(496)
刘白羽	(520)
无敌三勇士	(521)

附录

中长篇、多幕剧阅读书目……………(534)

编后记……………(537)

茅 盾

茅盾（1896——1981），浙江省桐乡县人。原名沈德鸿，字雁冰。一九一三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九一六年毕业，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一九二〇年初，《小说月报》进行半革新时，负责《小说新潮》专栏的编辑工作。同年十二月，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一九二一年一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茅盾对他主编的《小说月报》进行全面革新，使它成为新文艺的阵地。同年五月，与欧阳予倩、陈大悲等人组织民众戏剧社。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他与郑振铎、叶圣陶等创办《公理日报》，撰文控诉帝国主义。这期间，茅盾积极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并从事理论批评工作。他特别注意被压迫民族和俄罗斯、苏联文学。

一九二七年一月，茅盾去武汉，先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政治教官，后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同年七月，汪精卫叛变，他离开《民国日报》，经牯岭返回上海后，即转入地下，开始创作生涯。从一九二七年九月到一九二八年六月，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蚀》（包括《幻灭》、《动摇》、《追求》三个中篇）

一九二八年七月，去日本东京。在日本年余，写了长篇

小说《虹》（未按原计划完篇）及论文《从牯岭到东京》，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野蔷薇》（内收《创造》、《自杀》、《一个女性》、《诗与散文》、《昙》等五篇）及《中国神话研究ABC》、《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等书。

一九三〇年四月初，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执行书记。他积极从事文艺评论和创作活动。一九三一年，写作中篇小说《三人行》和《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成长篇巨著《子夜》。同年还完成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的写作。一九三三年，又写了《秋收》、《残冬》（与《春蚕》合称为《农村三部曲》）。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发表和出版了中篇小说《多角关系》；散文随笔《话匣子》、《速写与随笔》、《印象·感想·回忆》；论文集《作家论》、《世界文学名著讲话》。此外，他还主编出版了《中国的一日》。

抗战爆发后，茅盾在上海参与编辑《呐喊》周刊。一九三八年二月到武汉，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任会刊《抗战文艺》编委，并主编《文艺阵地》。后去香港主编《立报》副刊《言林》。在香港写了《第一阶段的故事》。

一九三九年三月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在新疆学院任教，并担任新疆各族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一九四〇年四月离开新疆，五月去延安参观访问，到鲁迅艺术学院等处讲学近五个月。同年十月赴重庆。在重庆写下了《风景谈》、《白杨礼赞》、《秦岭之夜》等散文。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去香港，任《大众生活》编委，发表小说《腐蚀》。一九四二年一月，去桂林。在桂

林写了《劫后拾遗》和《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等作品。同年十二月去重庆，主编《文艺阵地》，写《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二部、第三部）和剧本《清明前后》。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赴苏联访问，第二年四月回国，写了《苏联见闻录》和《杂谈苏联》。一九四八年底，到华北解放区，参加筹备人民政协和第一次文代会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文化部门的领导，并从事文艺理论工作。

林家铺子

一

林小姐这天从学校回来就撅起着小嘴唇。她攒下了书包，并不照例到镜台前梳头发搽粉，却倒在床上看着帐顶出神。小花噗的也跳上床来，挨着林小姐的腰部摩擦，咪呜咪呜地叫了两声。林小姐本能地伸手到小花头上摸了一下，随即翻一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就叫道：

“妈呀！”

没有回答。妈的房就在间壁，妈素常疼爱这唯一的女儿，听得女儿回来就要摇摇摆摆走过来问她肚子饿不饿，妈留着好东西呢，——再不然，就差吴妈赶快去买一碗馄饨。但今天却作怪，妈的房里明明有说话的声音，并且还听得妈在打呃，却是妈连回答也没有一声。

林小姐在床上又翻一个身，翘起了头，打算偷听妈和谁谈话，是那样悄悄地放低了声音。

然而听不清，只有妈的连声打呃，间歇地飘到林小姐的耳朵。忽然妈的嗓音高了一些，似乎很生气，就有几个字听得很分明：

——这也是东洋货，那也是东洋货，呃！……

林小姐猛一跳，就好象理发时候颈脖子上粘了许多短头

发似的浑身都烦躁起来了。正也是为了这东洋货问题，她在学校里给人家笑骂，她回家来没好气。她一手推开了又挨到她身边来的小花，跳起来就剥下那件新制的翠绿色假毛葛驼绒旗袍来，拎在手里抖了几下，叹一口气。据说这怪好看的假毛葛和驼绒都是东洋来的。她撩开这件驼绒旗袍，从床下拖出那口小巧的牛皮箱来，赌气似的扭开了箱子盖，把箱子底朝天向床上一撒，花花绿绿的衣服和杂用品就滚满了一床。小花吃了一惊，噗的跳下床去，转一个身，却又跳在一张椅子上蹲着望住它的女主人。

林小姐的一双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捞了一会儿，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这许多衣服和杂用品越看越可爱，却又越看越象是东洋货呢！全都不能穿了么？可是她——舍不得，而且她的父亲也未必肯另外再制新的！林小姐忍不住眼圈儿红了。她爱这些东洋货，她又恨那些东洋人；好好儿的发兵打东三省干什么呢？不然，穿了东洋货有谁来笑骂。

“呃——”

忽然房门边来了这一声。接着就是林大娘的摇摇摆摆的瘦身形。看见那乱丢了一床的衣服，又看见女儿只穿着一件绒线短衣站在床前出神，林大娘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愈是着急，她那个“呃”却愈是打得多，暂时竟说不出半句话。

林小姐飞跑到母亲身边，哭丧着脸说：

“妈呀！全是东洋货，明儿叫我穿什么衣服？”

林大娘摇着头只是打呃，一手扶住了女儿的肩膀，一手揉磨自己的胸脯，过了一会儿，她方才挣扎出几句话来：

“阿囡，呃，你干么脱得——呃，光落落？留心冻——”

呃——我这毛病，呃，生你那年起了这个病痛，呃，近来越发凶了！呃——”

“妈呀！你说明儿我穿什么衣服？我只好躲在家里不出去了，他们要笑我，骂我！”

但是林大娘不回答。她一路打呃，走到床前拣出那件驼绒旗袍来，就替女儿披在身上，又拍拍床，要她坐下。小花又挨到林小姐脚边，昂起了头，眯细着眼睛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然后它懒懒地靠到林小姐脚背上，就林小姐的鞋底来磨擦它的肚皮。林小姐一脚踢开了小花，就势身子一歪，躺在床上，把脸藏在她母亲的身后。

暂时两个都没有话。母亲忙着打呃，女儿忙着盘算“明天怎样出去”；这东洋货问题不但影响到林小姐的所穿，还影响到她的所用；据说她那只常为同学们艳羡的化妆皮夹以及自动铅笔之类，也都是东洋货，而她却又爱这些小玩意儿的！

“阿囡，呃——肚子饿不饿？”

林大娘坐定了半晌以后，渐渐少打几个呃了，就又开始她日常的疼爱女儿的老功课。

“不饿。喂，妈呀，怎么老是问我饿不饿呢，顶要紧是没有了衣服明天怎样去上学！”

林小姐撒娇说，依然那样拳曲着身体躺着，依然把脸藏在母亲背后。

自始就没弄明白为什么女儿尽嚷着没有衣服穿的林大娘现在第三次听得了这话儿，不能不再注意了，可是她那该死的打呃很不作美地又连连来了。恰在此时林先生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张字条儿，脸上乌霉霉地象是涂着一层灰。他看见林大娘不住地打呃，女儿躺在满床乱丢的衣服堆里，他就料到了几分，一双眉头就紧紧地皱起。他唤着女儿的名字说道：

“明秀，你的学校里有什么抗日会么？刚送来了这封信。说是明天你再穿东洋货的衣服去，他们就要烧呢——无法无天的话语，咳……”

“呃——呃！”

“真是岂有此理，那一个人身上没有东洋货，却偏偏找定了我们家来生事！那一家洋广货铺子里不是堆足了东洋货，偏是我的铺子就犯法，一定要封存！咄！”

林先生气愤愤地又加了这几句，就颓然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呃，呃，救苦救难观世音，呃——”

“爸爸，我还有一件老式的棉袄，光景不是东洋货，可是穿出去人家又要笑我。”

过了一会儿，林小姐从床上坐起来说，她本来打算进一步要求父亲制一件不是东洋货的新衣，但瞧着父亲的脸色不对，便又不敢冒昧。同时，她的想象中就展开了那件旧棉袄惹人讪笑的情形，她忍不住哭起来了。

“呃，呃——啊哟！——呃，莫哭，——没有人笑你——呃，阿囡……”

“阿秀，明天不用去读书了！饭快要没得吃了，还读什么书”！

林先生懊恼地说，把手里那张字条儿扯得粉碎，一边走

出房去，一边叹气跺脚。然而没多几时，林先生又匆匆地跑了回来，看着林大娘的面孔说道：

“橱门上的钥匙呢？给我！”

林大娘的脸色立刻变成灰白，瞪出了眼睛望着她的丈夫；永远不放松她的打呃忽然静定了半晌。

“没有办法，只好去斋斋那些闲神野鬼了——”

林先生顿住了，叹了一口气，然后又接下去说：

“至多我花四百块。要是党部里还嫌少，我拚着不做生意，等他们来封！——我们对过的裕昌祥，进的东洋货比我多，足足有一万多块钱的码子呢，也只花了五百块，就太平无事了。——五百块！算是吃了几笔倒账罢！——钥匙！

咳！那一个金项圈，总可以兑成三百块……”

“呃，呃，真——好比强盗！”

林大娘摸出那钥匙来，手也颤抖了，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林小姐却反不哭了，瞪着一对泪眼，呆呆地出神，她恍惚看见那个曾经到她学校里来演说而且饿狗似的盯住看她的什么委员，一个怪叫人讨厌的黑麻子，捧住了她家的金项圈在半空里跳，张开了大嘴巴笑。随后，她又恍惚看见这强盗似的黑麻子和她的父亲吵嘴，父亲被他打了，……

“啊哟！”

林小姐猛然一声惊叫，就扑在她妈的身上。林大娘慌得没有工夫尽打呃，挣扎着说：

“阿囡，呃，不要哭，——过了年，你爸爸有钱，就给你制新衣服，——呃，那些狠心的强盗！都咬定我们有钱，呃，一年一年亏空，你爸爸做做肥田粉生意又上当，呃——

店里全是别人的钱了。阿囡，呃，呃，我这病，活着也受罪，——呃，再过两年，你十九岁，招得个好女婿。呃，我死也放心了！——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呃——”

二

第二天，林先生的铺子里新换过一番布置。将近一星期不曾露脸的东洋货又都摆在最惹眼的地位了。林先生又摹仿上海大商店的办法，写了许多“大廉价照码九折”的红绿纸条，贴在玻璃窗上。这天是阴历腊月二十三，正是乡镇上洋广货店的“旺月”。不但林先生的额外支出“四百元”指望在这时候捞回来，就是林小姐的新衣服也靠托在这几天的生意好。

十点多钟，赶市的乡下人一群一群的在街上走过了，他们臂上挽着篮，或是牵着小孩子，粗声大气地一边在走，一边在谈话。他们望到了林先生的花花绿绿的铺面，都站住了，仰起脸，老婆唤丈夫，孩子叫爹娘，啧啧地夸羨那些货物。新年快到了，孩子们希望穿一双新袜子，女人们想到家里的面盆早就用破，全家合用的一条面巾还是半年前的老家伙，肥皂又断绝了一个多月，趁这里“卖贱货”，正该买一点。林先生坐在账台上，抖擞着精神，堆起满脸的笑容，眼睛望着那些乡下人，又带瞄着自己铺子里的两个伙计，两个学徒，满心希望货物出去，洋钱进来。但是这些乡下人看了一会，指指点点夸羨了一会，竟自懒洋洋地走到斜对门的裕昌祥铺面前站住了再看。林先生伸长了脖子，望到那班乡下人的背影，眼睛里冒出火来。他恨不得拉他们回来！

“呃——呃——”

坐在账台后面那道分隔铺面与“内宅”的蝴蝶门旁边的林大娘把勉强忍住了半晌的“呃”放出来。林小姐倚在他妈的身边，呆呆地望着街上不作声，心头却是卜卜地跳；她的新衣服至少已经走脱了半件。

林先生赶到柜台前睁大了妒忌的眼睛看着斜对门的同业裕昌祥。那边的四五个店员一字儿摆在柜台前，等候做买卖。但是那班乡下人没有一个走近到柜台边，他们看了一会儿，又照样的走过去了。林先生觉得心头一松，忍不住望着裕昌祥的伙计笑了一笑。这时又有七八人一队的乡下人走到林先生的铺面前；其中有一位年青的居然上前一步，歪着头看那些挂着的洋伞。林先生猛转过脸来，一对嘴唇皮立刻嘻开了；他亲自兜揽这位意想中的顾客了：

“喂，阿弟，买洋伞么？便宜货，一只洋卖九角！看看货色去。”

一个伙计已经取下了两三把洋伞，立刻撑开了一把，热刺刺地塞到那年青乡下人的手里，振起精神，使出夸卖的本领来：

“小当家，你看，洋缎面子，实心骨子，晴天，落雨，耐用好看！九角洋钱一顶，再便宜没有了！……那边是一只洋一顶，货色还没有这等好呢，你比一比就明白。”

那年青的乡下人拿着伞，没有主意似的张大了嘴巴。他回过头去望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又把手里的伞掀了一掀，似乎说：“买一把罢？”老头子却老大着急地吆喝道：

“阿大！你昏了，想买伞！一船硬柴，一古脑儿只卖了